

墨痕深处见乾坤

——浅析钟林原书法作品

闫振华

陕北的春天总是裹挟着黄土的粗粳。在子洲县老城墙根下，一个九岁孩童正用枯枝在沙地上临摹《玄秘塔碑》的笔画。风掠过塬上的枣树林，卷起细碎的沙粒，却吹不散那双稚嫩眼眸中跳动的火焰。这簇艺术的火种，历经七十载岁月长河的淬炼，终成燎原之势——将黄土高原的浑厚气韵，尽数熔铸成行云流水的翰墨华章。

笔墨生发于天地

站在钟林原先生的《桥山帝》书法集前，仿佛听见了秦篆汉隶在青铜鼎彝上的沉吟。他的行草既有王羲之《兰亭序》的清风出袖，又暗合张旭《古诗四帖》的烟云变幻。观其“龙”字，竖笔如华山险峰直插云霄，末梢的飞白恰似终南积雪簌簌而落；“虎”字则似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的悲怆笔意，顿挫间裹挟着金戈铁马的肃杀之气。

这份独特气象的养成，源于其军旅生涯的淬

炼。1970年参军时，钟林原常以弹药箱为案，蘸着西北风沙临习《石门颂》。在零下二十度的寒夜，墨汁凝结成冰，他便在掌心呵气化开，笔锋掠过纸面的沙沙声与戈壁朔风交响成韵。正是这种与天地对话的书写方式，让他的笔墨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。

文心雕琢出奇峰

转业至延安市公安局后，钟林原的书法进入关键的蜕变期。他深谙苏轼“我书意造本无法”的创作真谛，将陕北民歌的苍凉意境与信天游的跌宕韵律融入笔墨。观其《沁园春·雪》作品，“北国风光”四字如黄河壶口瀑布奔涌而下，气势磅礴；“千里冰封”则似延河冰凌折射寒光，清冽逼人。这种将地域特质升华为笔墨语言的非凡功力，令人想起黄庭坚在黔州悟得的“字中有笔，如禅家句中有眼”的艺术真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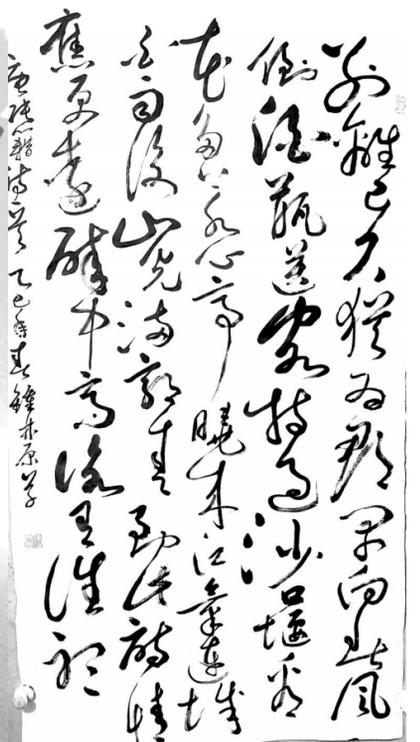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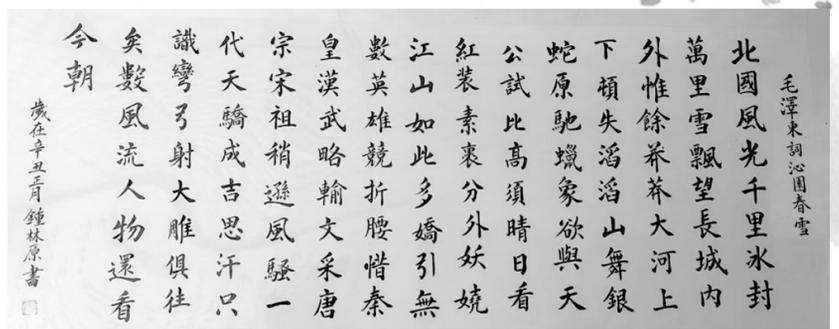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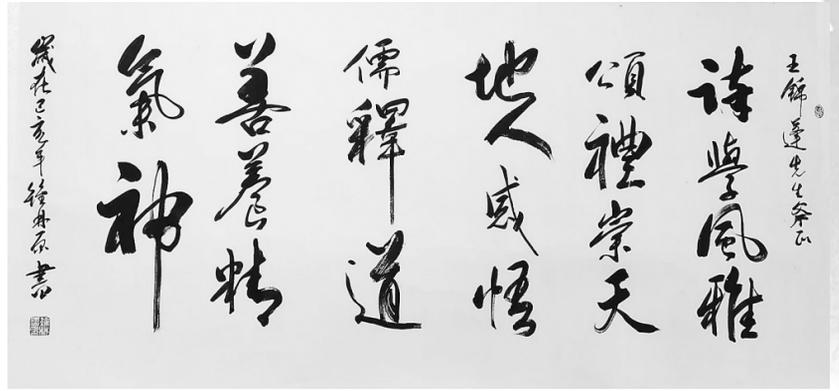
在碑帖融合的艺术探索中，他更独创“飞沙体”。2008年获奖作品《大风歌》，横画如毛乌素沙丘绵延起伏，充满动感；转折处似统万城遗址断壁残垣，厚重沧桑。这种将自然地貌转化为书法意象的创造性突破，既承袭了米芾“刷字”的率性精神，又注入了黄土高原特有的浑厚基因，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。

薪火相传写春秋

钟林原的楷书“法寒堂”内，赵孟頫《胆巴碑》的拓本高悬于壁。他说：“习字如参禅，要打通古今血脉。”在培养后学时，他承袭王铎“一日临帖，一日应请索”之法，既要求弟子既要深研《十七帖》的法度，更鼓励他们从陕北剪纸、安塞腰鼓中寻找灵感。

2013年入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家大典》的《延安颂》，堪称其艺术思想的集大成者。这幅丈二匹的巨制中，“延”字取魏碑雄强之势，“安”字得章草古拙之韵，“颂”字则化用敦煌写经的灵动之姿。墨色浓淡相宜，既似将千年书法史凝练于方寸之间，又如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在宣纸上纵横重生。

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望，这位从黄土高坡走出的书法大家，始终以笔为犁，在传统与现代的阡陌间开垦出崭新的艺术疆域。其墨迹中既流淌着秦风汉韵的古老血脉，又沉淀着革命圣地的红色记忆，更跃动着新时代的蓬勃脉搏。正如其斋号“法寒”的深意——既要祛除艺术创作中的陈腐之气，更要温暖这个匆忙时代日渐冰冷的文化心灵。当宣纸与墨香交织成韵，我们分明听见了中华文明在当代的黄钟大吕之声。



野菜之约

李延辉

当凛冽的寒风悄然褪去，三月的陕北仿佛被唤醒，宛如一位灵动的画师，用温暖的笔触为大地勾勒出一片生机。山野间草长莺飞，万物复苏，又到了一年一度采野菜的季节。

在陕北，三月的阳光还带着些许含蓄，却足以唤醒沉睡一冬的野菜。田埂边、沟壑旁，蒲公英、苜蓿、灰灰菜等纷纷冒出新芽，像是听到了春的召唤，探出嫩绿的脑袋，好奇地张望着这个世界。这些野菜，是大自然馈赠给陕北人民最珍贵的礼物，承载着无数人童年的记忆，也延续着这片黄土地独特的饮食文化。

三五成群的陕北妇女，挎着竹篮，带着孩子，如同欢快的鸟儿，朝着田间地头走去。她们脸上洋溢着质朴的笑容，脚步轻盈而急切，仿佛奔赴一场盛大的春日盛宴。一路上，女人们的说笑声与枝头鸟儿的啁啾交

织，奏响了一曲生机盎然的春之歌。

到达目的地后，大家四散开来，低头寻觅野菜的踪迹。采野菜是个技术活，既要眼疾手快，又得熟悉每种野菜的特征。她们凭着多年经验，很快锁定目标——蹲身、掐茎，动作一气呵成。每采到一株，脸上便浮现满足的笑意，像是捧住了春天最鲜嫩的馈赠。

“你看，蒲公英得挑叶子鲜嫩、颜色翠绿的，吃起来才爽口。”一位大嫂边采边向身年轻媳妇传授心得。后者认真聆听，不时点头。在这质朴的对话中，采野菜的技艺悄然传承，情谊也愈发深厚。

孩子们也不甘落后，像一群活泼的小猴子，在田间地头奔跑嬉戏。偶尔发现几株野菜，便兴奋地大喊：“妈妈，我找到野菜啦！”稚嫩的童声在田野上回荡，为春光增添了几分活泼。

不知不觉，竹篮里的野菜已堆成小山。归途中，女人们分享着采野菜的趣事，笑声洒满乡间小路。不知谁提议：“咱们拍个抖音！”众人立刻停下脚步，掏出手机，对着镜头摆起各种姿势。笑声、风声与孩子的欢呼声此起彼伏，将这一刻的欢愉定格。

回到家，女人们麻利地忙活起来：洗净、焯水，或凉拌，或包饺子，或做成菜馍馍。不一会儿，厨房里便飘出野菜特有的清香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品尝着鲜嫩的春味。这一口口野菜，不仅滋润了人们的味蕾，更抚慰了游子心底的思乡之情。

在陕北，采摘野菜这件事，早已不再是简单的田间劳作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承，一种对大自然的虔诚谢意。三月因野菜的点缀而丰盛，而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，正用双手接住春天的馈赠，编织着属于自己的幸福故事。

故乡的老槐树

王泽国

绕过庄严肃穆的黄帝陵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东行驶约十公里，便抵达了我的故乡——黄陵县田庄镇贾源村。道路两旁笔直的白杨树如卫兵般挺立，新铺的柏油路面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。红砖青瓦的窑洞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地点缀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间。时值春日，金黄的油菜花田在微风中泛起波浪，与远处果园里盛开的苹果花相映成趣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，混合着泥土的芬芳，这是最熟悉的乡野气息。

沿着村巷前行，远远便望见那棵古木参天、直插云霄的老槐树，它如同一条腾飞的巨龙，驰骋在蓝天白云之间。走近老槐树，敬畏之心油然而生，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心中的酸甜苦辣齐上心头，千言万语竟无从说起。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，仿佛一只远航归来大雁，飞回了温暖的巢穴，找到了根。

小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便独自出门，胸前挂着用毛巾缝成的书包，小心翼翼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，在静得能听见针落的黑暗中前行。牢记着母亲夜路不回头叮嘱，虽头皮发麻、双腿发软，却憋着一股劲直奔学校。每次路过那形似老爷爷的老槐树时，心中顿生依靠——它是我上学路上的航向标和指示灯。有时，校门还未开，我便沿着一条窄坡路，摸索着来到坡底爷爷的窑洞。爷爷总佯装嗔怪，可内心却暗自欣喜，总是鼓励我要好好读书。爷爷早年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，在战争年代就成为远近闻名的老师。看到我如此好学，他脸上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，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。如今，当年学校的几孔窑洞依然保留着，只是再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。

我伫立老槐树前，仔细端详着它：

根基坚固、身躯伟岸、脉络清晰、和蔼可亲。树根如同有力的手掌，紧紧抓住这片黄土地。千百年来，它用茂密的树冠在四季更迭中书写生命的赞歌。凹凸的拴马痕是它的语言，讲述着千年沧桑与王氏家风的铮铮铁骨。它是族人的精神图腾，以春秋实诠释着生命的厚重。

仰望望去，稀疏的槐叶仍倔强地缀在蓝天下，依然顽强地绽放着自己的风采。几只喜鹊在枝头跳跃啁啾，为这宁静的乡村增添了几分生机。树干早被岁月蛀空，洞眼随处可见，一个人可以轻松进出。幸运的是，一张厚韧的树皮裹紧残躯，如天地赐予的铠甲。树根处，几只蚂蚁排着队，沿着树皮的纹路忙碌地搬运食物。老槐树则以慈祥之姿庇佑着这些小小的生命，为这片土地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。

老槐树粗壮的树干上，悬挂着一块黄陵县档案局特制的古树名牌，斑驳的字迹清晰记载着：树龄1200年，始植唐朝。这棵历经沧桑的古槐，见证了数代族人的生息繁衍，栉风沐雨，与日月同辉，天地同寿。作为王氏族长的王爷，像守护先祖般精心照料着古树的“起居”，定期为它培土修枝。在老槐树的正前方，安装了一盏太阳能发电灯，一面红色的旗帜随风飘扬——它们不仅是家族的精神图腾，更是照亮王氏子孙前进道路上的明灯，寄托着家族兴旺、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。

千年老槐树，苍翠挺拔，根深叶茂，在晨曦的光芒下，幸福贾源村宛如一颗珍贵的宝珠，正散发着它的温暖光辉与蓬勃生机。我怀揣着对故乡的眷恋与对未来的憧憬，迈向无限可能的未来，愿以必生之力，续书这颗古树年轮般璀璨的篇章。



三害

李国华

在我们那道川里，“三害”可是个响当的人物。六十多岁的他，背着行囊拄着双棍，靠吃百家饭，住烂草窝为生，却练就了一副硬朗身板。

三害的失明源于一场悲剧。听老人们说，他幼时眼疾发作，母亲情急之下用针刺挑，结果彻底断送了他的光明。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，这样的悲剧时有发生，叫人唏嘘不已。自那以后，家里人便任由他自生自灭。

两根木棍从此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。那“笃笃”的敲击声，像一首独特的生命乐章。靠着这节奏，他走遍了川里的每一条泥泞路，熟悉每一户的方位。哪家门槛高，哪家院子平，他都了然于心。

红白喜事是川里的大事，也是三害的“盛宴”。他那灵敏的鼻子老远就能嗅到酒肉香，循着味儿就来了。听见三害的木棍声，总管总会热情地把他引到座位上。说起三害吃“八碗”的本事，那在川里是出了名的。他筷子使得利索，吃得投入，常常逗得众人打趣：“三害，你这是要把一年的饭都吃回来啊！”他也不恼，鼓着腮帮子含糊应道：“好吃，真好吃！”

饭后，他最喜欢蹲在硷畔上，捧着热茶等着抽烟。有人递烟时，他手指一捻就能辨出正反，点火的动作比明眼人还利索。烟火明灭间，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总会浮现满足的笑容。更绝的是，只要听声，他就能准确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，这份记忆力令人叹服。

在川里的“丐帮”中，三害稳坐第二把交椅。谁家办白事，他必郑重送上花圈，再系上十块二十块钱礼金——这讨生活的门道，大家都心照不宣。

如今的三害也赶时髦用上了手机，虽然看不见，却听得津津有味。听说哪家办事，立马打车前往。政府给他办理了特困户，生活有了保障。每年腊月，总能看见他挨家挨户拜年。每家每户都会给他个三五十块钱的，我遇见时也会塞个百八十块，再递根烟。他总会一听我声音就笑：“建华回来了？还在政府上班呢？”

这个看不见五彩世界的老人，用独有的方式，在我们这道川里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深刻印记，成为了大家口中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。